



論語義疏

二冊

服部文庫
117
233
2



117
233
2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八佾第三

疏

此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

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
濫故八佾次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為
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
為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
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疏 謂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謂至忍也。謂季氏者。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謂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為僭濫之端。故特舉三卿並豪強。僭濫季氏。是上卿。為僭濫之端。故特舉三卿並豪強。僭八佾舞於庭者。此是孔子所譏之事也。佾。列也。天子制八音為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佾。每八人為一行。八音為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佾。而樂而季氏是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庭也。云是可忍也。其家廟是猶庭舞之。故云八佾舞於庭也。云是猶

此也。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此也。此舞若可容忍者。則天下為惡。誰復不可忍也。孰也。誰也。馬融曰。至此僭之也。○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八佾。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也。云諸侯六者。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杜注。左氏傳。及河注。六佾也。云卿大夫四士二佾者。杜注。左氏傳。及河注。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為列。大夫四。四四十六。八人為列。士二。二二八。四人為列。周公有輔相成王。攝天子位。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還成王。故也。云受天子禮樂。八佾舞之。今季桓子由周公之濫用尊者天子禮樂。八佾舞之。今豪強起於季氏。文子武子平子悼子至桓子五世。故後引稱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

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

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

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矣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

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

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

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疏三家至之堂云

又譏其失也三家即是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

濫故此并言之也李氏為最惡故卷初獨言季氏

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也祭竟亦歌雍詩以前是記者之言此是孔子語也孔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諸侯也言二王之祭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言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諸侯敬

於其家及天子穆穆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後亦歌此曲耶答曰既用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後亦歌此曲耶

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此僭魯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

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季孫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子孫皆以其先仲叔季為氏故有此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苞氏曰

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疏此子曰至樂何氏

氏並是桓公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
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家
是庶不取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
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周頌云者天子徹祭所
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
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
不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宜徹故歌之以樂神
也註苞氏曰至堂耶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
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
故是二王後也云穆穆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
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
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
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
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
而故歎之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苞氏曰易

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

易不如哀戚也疏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

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
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
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
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

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為失也然為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哀皆是為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待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誠當時也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苞氏曰諸夏

中國也亡無也疏子曰至亡也○此章重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為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注苞氏曰諸夏中國也○刺謂中

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注馬融曰

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

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

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注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

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疏季氏旅至放乎

泰山者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

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

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山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

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
 季氏濫祀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諫止其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不能謂季氏濫祀乎
 能謂季氏濫祀乎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說季氏濫祀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者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問禮本况泰山之神聽明正直孔子曰泰山不如林放問禮本况泰山之神聽明正直而合歆此非禮之祀也若遂歆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此林放也祀既必無歆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禮也
 至禮也云禮諸侯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重臣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祭名山故為非禮也俱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安國印言於射而

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肅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
 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也疏明射之可重也云君子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士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士於此射事既重非自辱乃係累已許有爭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儀

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
 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
 而飲者謂射不如者敬養而飲所以然者君子
 跪飲於不射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
 已勝為能不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則
 不能政見有疾病故也所以禮云君使士酌酒
 養彼病也故云敬養也而不如者亦跪受酒而
 辭以疾也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為敬辭也云其
 灌灌猶飲也小人之爭飲者攘臂厲色今此射
 君子者夫飲也人之爭飲者必攘臂厲色今此
 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授雖心止
 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註**王肅曰至飲也
 ○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而下飲也若餘人
 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而下飲也若餘人
 讀不及王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
 也君子也筭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
 中則以筭表之若中凡情得勝則自為矜貴今射
 則筭少故云少筭也

雖多筭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筭不敢自高是君子
 之所爭也故云君子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
 無後已先人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與射
 藝競中以明君子之無爭也樂肇曰君子與射
 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樂肇曰君子與射
 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君子與射
 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與射
 爭周官所謂陽禮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與射
 所主在重而所畧在輕若外降揖讓於射則君子
 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之常也哉且
 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謂禮之常也哉且
 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
 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
 發而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仁道也
 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者施於小人也因稱此言
 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周
 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之證益明矣。范甯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註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

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

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

禮以成也。曰。禮後乎。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

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

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註苞氏曰。予。我也。孔

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疏。子夏

已矣。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人。閔莊姜

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

人閔之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貌也。言人可

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

動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然也。素。白也

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間。五采使成文章也。言

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

白分間。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

何謂也。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答子夏也

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

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衆采。陰映然後必用

白色。以分間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

曰。禮後乎者。子夏聞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

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云者

起發也。予。我也。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云者

以素喻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談。故始可與

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孔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言亦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復來者，禮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註**：此上至逸也。○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美目，即見衛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註**：者素以爲絢之文也。○又刺繡成文，則謂之爲繪也。○**註**：鄭玄曰：繪，畫也。○又刺繡成文，則謂之爲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註**：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

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鄭玄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下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夷公於杞。當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才不足與共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禮也。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宋，殷之後所封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湯之禮，吾亦能言，但于時宋君昏亂，不足以與共成之。○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文章也。賢，賢才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

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

禘禘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

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為逆祀躋僖公亂

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

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又

謂先儒論之不同今別具說且依注梗概而談也

謂為禘者謂審諦昭穆也灌者獻也酌鬱鬯也

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升禮禘必以廟序諦昭穆而

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諦昭穆而

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

室中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翻次

出堂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

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猶後也至之言禘云禘

者隨爾時所見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之禮為序昭穆也○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

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孫為昭在太祖

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

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先儒敬也子宜敬於父也

故毀廟云者故曰明也先儒敬也子宜敬於父也

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太祖廟堂

云灌者云者鬱鬯黃鬱金之草取汁釀黑拒一

曰二米者為酒鬱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為鬯亦

為鬱鬯也若又擣鬱金取汁和莎泝於此暢則呼

龕前東向但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

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珪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璋瓚亞灌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傳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魯為云云者躋升也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僖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公為君則僖為臣事閔閔薨而僖立為君僖後雖為君而昔是經閔臣至僖薨列主應在閔下而魯之宗人小復父弗忌佞僖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也故升僖於閔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疏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聞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答之則魯非禮之事顯也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為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為國諱而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千載之後長言禘禮為聖所不知此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

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
此也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
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此手
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
子自指其掌也○**註**孔安國曰至
諱也○臣為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

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

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疏**祭如至不祭

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為魯祭
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
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
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

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
既並須如在此也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己義也孔子
言我或疾或不盡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
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
所好樂嗜欲事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
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
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
知是人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後既云祭
神如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後既云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
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
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
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

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也。**疏**王孫賈問至禱也。云王孫賈問云云者

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

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恒尊者

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為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

執政。為一國之要。能為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

外。而實要為眾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與

也。而君之臣。雖近君為尊。而交無事。如室之與雖

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

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

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

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識賈之詐。故

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

為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

祈禱。眾邪之神也。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

是時仕衛為大夫也。云欲使云云者。昵猶親近也。

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

之也。○**釋**樂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

釋樂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

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

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

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

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疏**從子曰。臣

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周代也。監。視也。○

子入大廟**註**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

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為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為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為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為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論語集注卷之二

十三

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疏廟者，大廟。周公廟也。孔子入大廟，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者，孰誰也。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為鄉人子也。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為鄉人子也。世入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遍識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鄉人子知禮乎？云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忽，愈知愈。

問是敬慎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為力，為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疏子入至禮也。○云子入大廟者，大廟也。孔子入大廟，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者，孰誰也。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為鄉人子也。世入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遍識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鄉人子知禮乎？云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忽，愈知愈。

愛其羊我愛其禮註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

也。羊亡禮遂廢也。疏子貢欲至其禮者告朔者人

君每月旦於廟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

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

天子廟告於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

復告朔以至於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

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

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籛者腥也。腥者

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

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無識舊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人見有告朔之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有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也。知其

牲生曰籛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

熟曰饗腥曰籛。生曰牽而鄭今云牲生曰籛者當

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

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

云禮人君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為朝享也。鄭

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用天子

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

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為始而

不視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

貢當於定味及哀時也。然謂月旦為朔者。

朔者。蘓也。生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

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疏子貢曰至諂也。當

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

翻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註孔安國曰定公魯

君謚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定公問至以忠云定

父也亦失禮而臣不服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

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云孔子對云者孔

子答因斥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

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

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孔安國曰樂而不

至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疏子曰至不傷云

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

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

雎樂而不淫者

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云樂在得淑女非為

於為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

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

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

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

哀而不傷也疏孔安國曰至和也鄭玄曰樂

得淑女以為君子之道不得此人不能為其色也寤寐思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

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

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註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註苞
 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註苞氏曰。
 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
 者。欲使慎其後也。**疏**哀公問至不咎。○云哀公問
 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鄭論本云。問主
 我。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也。鄭論本云。問主
 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
 不同。故有松栢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
 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后君
 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之。故稱
 賤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
 后也。殷周從人氏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
 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
 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故曰使民戰栗也。故
 哀

公。使改德修行。故因於答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
 用粟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粟。謂種粟而欲使民
 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粟而民不戰
 何也。然謂曰為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
 也。云子聞之者。孔子聞而譏宰我。使民戰栗之言
 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使民戰栗之言
 土所宜。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
 粟。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
 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為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
 畢。遂此豈汝也。言汝之意。而為他。說若餘人。為
 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為他。說若餘人。為此。斥
 則為可。答責。今汝好為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
 復追。咎汝也。是咎之深也。猶於予與何誅之類也。
 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生
 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生
 殷居。毫。毫。宜。桓。周。居。豐。鎬。豐。鎬。宜。粟。也。云宰我
 本其意。妄為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

其義是不本其意也。云因周用粟便云使民戰粟也。者便謂用粟是使民戰粟也。依注。意即不得如先儒言曰使民戰粟。是哀公語也。○苞氏曰。苞氏曰。至也。○亦得為向解也。○苞氏曰。至也。○此注亦得為向者之解也。又一家云。三語并譏宰我也。故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豐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答。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答者。答之深也。案李充說。是三事并譏宰我。無合後日復行之也。然成遂往。及說諫。答之六字。先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答也。先後相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註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

乎。註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太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註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也。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註苞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為得知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註鄭玄曰。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

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

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疏仲子曰至禮也哉者管仲

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為管

仲也器者謂管仲識量也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

量不可大也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聞孔子云

管仲器小便謂管仲儉故問云儉也云曰管氏

仲娶三國九女為一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諸侯一

妻又一人又小國之來為一媵媵亦不越境但一國娶

三國女以三國之九女來為一媵媵亦不越境但一國娶

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又諸侯國
大夫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輒為一官若大夫則不
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領數事管仲是大夫
而官廣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為故云焉得儉也
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聞然
猶如此不儉故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乎然
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
起敬也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
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外為之障是也卿
大夫以簾於內門之內為之障是也
階之處耳管仲是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
亦樹塞門云邦君為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
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燕有反坫之禮也諸侯
土為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禮者築
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坫上故謂此堆為

及也。云大夫無此禮。而管仲亦僭為之。故云亦有反。誰也。言若謂管仲此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孰者乎。然孔子稱管仲為仁。及匡。齊不用兵車。而今謂為小。猶不免此失也。管仲中人。寧桓。隆。王。之。業。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管仲中人。寧桓。隆。王。之。業。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哉。然苟千載寧誇弘振風義。遺近節於當。集。期。遠。濟。平。道。忘其為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未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詩**。首。氏。曰。至。儉。也。○**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然。勝。與。夫。人。與。大。國。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詩**。鄭。玄。曰。至。上。也。

註按園中疏當作

○**云**。反。坻。反。爵。之。坻。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西。東。壁。其。柱。盈。而。立。故。謂。柱。爲。楹。東。柱。爲。東。楹。西。柱。爲。西。楹。西。楹。之。東。東。楹。之。西。即。謂。此。地。爲。兩。楹。間。也。云。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黃。閣。用。板。爲。鄣。也。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鄣。之。也。云。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坻。上。者。既。云。各。反。則。是。各。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大

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

疏從讀曰縱也若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也

和諧也。傲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

矣。註縱之，以純如。傲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

於三者也。疏子語至成矣。○云子語云云者，魯大

不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其正樂之法

故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

是所語可知也。從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

習而盛也。後又舒縱其聲，則純一而和。階，言

不離析散逸也。云傲如也者，言雖純一而和，階言

音節又明亮皎然也。云繹如也者，繹，尋續也。言

聲相尋續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奏樂如此，則

是正聲也。○三者純，繹之至也。

儀封人請見。註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

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註苞氏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

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註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

將喪也。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

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也。疏儀封，至木鐸也。○云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

也。疏也。封人，守衛邑之堞吏也。周人謂守封疆之

人為封人也。時孔子至衛，而封人是賢者，故請諸

弟子求見於孔子也。云曰君子云者，此封人請

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
肯為通聞。故引我恒例以語諸弟子。使為我通也。
斯此也。言從來有君子來至此。即地者我未嘗
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即弟子隨孔
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為通達。使見也。云云。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也。喪猶出也。
二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也。喪猶出也。
也。封人見之。向為封人通聞之乎。語也。喪猶出也。
汝何所憂患。孔子聖道。此封人失乎。必不云。三子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失乎。必不云。三子
亡失之由也。言事不常。一。有盛必有衰。極必盛
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亂必。應復興。興之所
寄。政當在孔子。言今道德將興。故用孔子為木鐸。
子為木鐸者。言今道德將興。故用孔子為木鐸。
令之。孫綽曰。達哉。封人。栖逢賤。職自得於懷。一
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
斯人以發德音。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
國之君。莫救乎。所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

遊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
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其人已遠。木
至下也。○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
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
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
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
木鐸以令兆民曰。雷。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 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
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註 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
未盡善也。疏 子謂至善也。○云子謂韶盡美矣。又
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為名。韶。紹
也。天下之民。樂舞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紹

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為名。韶。紹
也。天下之民。樂舞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紹

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
 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
 時。亦未必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
 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
 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
 惡。故曰盡善也。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
 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于戈。故樂名武也。天下
 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盡美也。
 而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故云未盡善也。○
 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故云未盡善也。○
 善者。釋其異也。○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故曰未盡善也。○注。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疏 子曰。至之哉。○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為君
 居上者。寬以得眾。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
 以敬為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為非禮。故
 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為非禮。故

孔子所以不欲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疏

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
 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

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
 次前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宜

居仁里。故以里
 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註** 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

者。之里。是為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註** 鄭玄曰。求

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也。**疏** 子曰。至

云里仁為美者。里者。民之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
 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為之六遂。遂中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仁者博施濟眾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以為美也。里仁既為美。則閭閻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滋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以仁地為美。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夫美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註孔安國曰。久。困則為

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

安仁。註苞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智者利仁。註王肅曰。智者知任為美。故利而行之。

也。疏子曰。至利仁。○此明不仁者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為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仁之人。久居約。則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長處樂者。人。久處富貴。必為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仁。之。若。於。我。有。損。則。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利。王。肅。曰。至。之。也。○知。仁。為。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

審人之好惡也。疏子曰。至惡人。○夫仁人不佞。故

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故

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註**孔安國曰。至惡也。亦得為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

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誠也。

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註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時

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以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

名為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

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疏**子曰。至於於是。○云富

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為他所崇敬。財多。則為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事。故云是。人所欲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人所欲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者。貧財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為人所欺。陵貧則身月

凍餒此二事者為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
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
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其理之常道也今若有
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
而招此非理邀之故云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
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云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者此更明不可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
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為君子者政由我為
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
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終
食食間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間亦必心
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
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
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僵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
必心不違於仁也○註孔安國曰至處也○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註
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願憲安貧不更他方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註

橫求也○註顛沛僵仆也○僵仆猶倒路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註
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
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
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也註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
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
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

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
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

為仁故云為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

疏

子曰至見

未見好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者
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不能自行也云惡不仁者
又言我已憎惡之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
不仁而己者既不好也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者尚
廉恥見仁者未覩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者尚
猶加勝也李充曰好仁者唯仁無物以上無復德可加
勝此者為仁矣者即好仁者故云其為仁也云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者即好仁者故云其為仁也云惡
憎於不仁者加乎其亦此是親狎則不仁者之功也言
使不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之功也言
非理不仁之事如陵於己身而能惡於仁者不
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仁者不
曰欲使不仁者之賊也非矣不惡不仁者之惡其害仁也

是以為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
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
云有能云者又歎世無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言
人何意不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言
未見有此人言只故不行耳若行則力必足
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
恐為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
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註中蓋亦當有一日
也○如前解也○註孔安國曰至見也○誣猶調
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為調也君子可見欺不可調故
有之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

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

也當怒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

也。**疏**子曰至仁矣。○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過不能為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人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斯知仁矣。○人若非類而責。是不仁。故云觀過。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性。類之不。同。直。可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者。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其仁。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也。**疏**使朝聞道。夕死可矣。○歎世無道。故言設為濟身也。故云。民聖人存身。為行道也。雖夕死。可以道。非也。

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為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至議也。○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其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為者。乃使家外。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况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註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疏**子曰。至比也。○范甯曰。適。莫。猶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註孔

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註孔安國曰。安於法也。

小人懷惠。註苞氏曰。惠。恩惠也。疏子曰。至懷惠者。

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有德之士。不期利害。是以

安之不能遷也。如風靡草。君子者。化民安德。則下民安

也。上之不能下。如風靡草。君子者。化民安德。則下民安

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

物。義兼君人。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

風。博通下民。不但唯獨善而已也。故曰。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

樂其俗。隣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懷

犬王在岐下。輦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化之。至也。是懷

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子之小人。安於斯言

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小人。安於法

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也。利人。小人不安法

唯知安利。惠也。又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

刑。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

也。以遷徙為難。不慕勝而數遷也。○重猶難。

子曰。放於利而行。註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

行之者。也多怨。註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疏子曰。

怨者。○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

怨多。行者也。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為怨府。故云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註何有者。言不難也。不

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註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

能用禮也。疏子曰至禮何。云能以禮讓為國。以禮讓為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

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

為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

能盡禮讓。則下有爭心。雖刀之未。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也。註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疏曰。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

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

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者

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知也。故云不患莫

才伎也。使若人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故云不患莫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孔安國曰。

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云

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

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

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

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唯

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

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

執一統眾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猶今應爾也。

曾子曉孔子之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諛問也。云子出

者。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答。竟後。而孔子出

戶去。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

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謂盡中心也。恕謂付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已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同。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也。

疏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則為君子。曉於財利，故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棄仁義則為小人。

子曰：見賢思齊焉。註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礪與

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註

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疏子曰：至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致極而諫。雖後致諫，猶當微微納善言，不使額領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己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

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疏子曰：至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致極而諫。雖後致諫，猶當微微納善言，不使額領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己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

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疏子曰：至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致極而諫。雖後致諫，猶當微微納善言，不使額領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己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

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諫者不入起敬起孝
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諫不入起敬起孝
至百則已不敢辭己之勞是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
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未諫之為義義在
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
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
無犯事君有失不隱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
又諫君之失不隱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
並諫同見孝經云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
母幾諫而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
則亦不得是極知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為過大甚
爭臣又云則云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
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
並是極犯時也而擅弓所言欲顯真假本異故其
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
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

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
共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
恒為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
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
言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閻沒女寬言父之
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書非復常準苟取權
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
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
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如
向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
者師常居明德無可隱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註鄭玄曰方猶常
也疏子曰至有方方常也曲禮云為人子之禮
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鄭玄曰。孝。兩

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為

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

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疏曰。子

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

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為定。故為人子

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

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

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

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懼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

懼也。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高。所以喜。見

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見

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克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

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

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法戚者。其唯知

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

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

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

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註苞氏

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

也。疏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

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

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

也。

也。

也。

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疏鮮子曰至鮮矣儉

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註苞氏曰訥遲鈍也

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疏子曰至於行也君子欲行

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註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

隣是以不孤也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言人有

里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隣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善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隣也註方以至孤

也○於前解爲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註孔安國曰

數謂速數之數也疏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

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